

決殖民地問題之意。惟語焉不詳；一則歐亞並舉，意頗含混，一則僅言擇要，未能一律；殆亦以問題雖極重要，同時亦極微妙，或恐引起若干民主國之誤會與不滿歟！然而保持長久和平，任何國家不能不有犧牲，且此種遠見的犧牲表面無論如何重大，終不及戰時犧牲百分之十之一。吾人爲謀致全人類與殖民國自身之利益，似不能不盡其應盡之忠告。依我的意見，今後世界似不當再有戰前形式的殖民地。如其程度能進而爲獨立國或爲聯邦組織中之一分子，則按羅邱宣言之第三原則亦當尊重各該民族自由決定之權利。即或當地民族之程度一時尙未能自主，亦宜由國際組織委任若干會員國代表設立訓政委員會，而以原殖民國之代表占較多數，其目的在扶掖當地民族逐漸踏上自治自主之道路。或恐照此辦法將使原殖民國之權益大損。實則殖民國之出發點原爲人口過剩不得不向外謀經濟之發展，嗣因維持經濟權益，不得不獨攬政權，故成爲戰前形式的殖民地。今羅邱宣言聲明不求領土之擴充，而在此次戰後，更不容有擴充之事實，祇要能維持經濟權益，似當不成問題。於是當前之問題乃爲放棄獨攬之政權後能否維持經濟的權益。於此有一顯明的事例可據以解答此問題，即我國僑民之移殖國外者不僅無絲毫政治勢力，甚且時遭當地政府之壓迫，而於經濟方面仍能作相當的發展。況原殖民國人民，於其放棄獨攬之政權後，不僅無如我國僑民時遭壓迫之可虞，且於國聯委任之訓政委員會中仍占較大之勢力，則其僑民之在經濟上得如前繼續發展，更無疑義。

(四)關於經濟與教育 經濟與教育問題足以影響世界和平者至

戰後國際機構問題

戰後問題叢談之一

三月二十一日英首相邱吉爾廣播裏有一段說：『吾人可以想像，

鉅。關於經濟方面，羅邱宣言八原則中，第四條關於原料取得，第五條關於經濟合作，第六條關於不虞缺乏，第七條關於公海自由，皆申說戰後國際經濟關係之必需改善，而且八條之中竟占四條，可見其對於經濟之重視。美國政府戰後計畫委員會方案，主張以國際會員國之經濟利益計有五項，除對貿易取消歧視，及原料公平分配外，主張保護消費國之利益且由美國以財力協助資本缺乏之會員國。胡佛等之經久和平方案，關於經濟之條目下，建議辦法四條，主張於敵人武裝解除後，立即取消其經濟封鎖並對會員國取消一切貿易障礙，達成原料供給均等，並商討妥協的移民辦法。以上皆就羅邱宣言或加推行，或予補充，無不洞見癥結。我所希望者祇有及早研討詳細辦法，戰後立即切實施行，更望將來的國際組織中特設國際經濟機構，集各國專家開誠相見，其於國際經濟之妥協定有裨補。而世界和平之障礙又去其一矣。關於教育方面，則羅邱宣言，美國政府戰後計畫委員會及胡佛氏等經久和平方案皆未注意及此。自華國主義與國家主義教育盛行以來，於幼稚之兒童心靈中已逐漸注入歪曲及促狹之思想，此於歐武之軸心國家爲特甚。即民主國方面之教育，於提倡民族自尊之中，亦往往不免參入輕藐他民族之觀念，今後亦有慎重修正之必要。戰後之國際組織，宜特設國際教育機構，對各國教育宗旨與所採教材積極上導以國際合作入羣互助自尊尊人之旨，消極上矯正其流於促狹主義之弊。教育爲百年大計，永久和平實多賴之。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講)

史國綱

在包括或代表聯合國家，最後並包括或代表一切國家之世界機構中，

應產生歐洲委員會及亞洲委員會。余預料在對日作戰仍在進行之期間中，第一件實際工作，即集中於設立歐洲委員會，與確定歐洲問題之解決辦法，吾人必須設法（余所言者，自然就吾人本身而論）使歐洲委員會成爲一種真正有效之聯盟，以一切有關之最強大力量爲其機構，有法庭處理一切糾紛，有國家或國際或兩者均具之兵力，準備執行此等決定，防止侵略之重行發生，以及未來戰爭之準備。」看了這一段言論，聯想到周鯨生在美國外交季刊上所發表的「戰後的太平洋」，他說：「戰後，不管是否有一個長期的休戰時期，也不管是否接着就組成世界組織，太平洋的區域組織總是應立即開始。」這樣，戰後分區設立國際機構以維持安全與和平的主張，好像得到有力的贊助。

邱吉爾主張設立歐洲委員會的理由很明顯。自從卡港會議之後，擊潰侵略暴力的步驟便決定了須先消滅歐洲的希特勒，再合力圍攻日寇。假使這果真是依照實情而決定的最智慧的戰略，並且能夠順利實現，那末歐洲的戰事結束後，太平洋區域一定還在炮火的籠罩中。因之成立歐洲委員會，先解決該區域的急切問題，卻是一種權宜的辦法。所以邱吉爾說：「余預料在對日作戰仍在進行之期間中，第一實際工作，即集中於設立歐洲委員會，與確定歐洲問題之解決辦法。」至於歐洲委員會與世界組織的關係，邱吉爾卻沒有詳細說明，而他的廣播所給與我們的印象，這個委員會顯然有處理歐洲一切問題的職權。關於這點，在和平不可分的立場上，確有詳爲檢討的必要。

由於交通方面驚人的發展，昔日天然的劃分已經完全消滅，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和互賴的程度，也因此比已往密切。在這種情形之下，純粹的區域問題，事實上恐怕很少。例如原料的分配，不把整個世界做策劃的對象，歐洲決沒有單獨解決的方法。國際貿易，更爲明顯。而從這次世界戰爭的前因看來，區域的劃分絕對不能限制牠的範圍。最初日寇在東亞發動侵略，繼之意大利在非洲，德國在歐洲，終

至蔓延到全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有了這種教訓，再不謀整個的解決，未免捨本求末。和平是決不可分的，祇有全世界各國協力來消滅破壞和平的因素，共同制止侵略的爆發，才能夠獲得有效的解決。

國際聯盟失敗的原因固然很多，而最重要的卻是牠從世界組織的地位退化到區域的組織。最初美國不加盟，便可說決定了牠的命運。後來牠忽視日寇侵略我國東三省的嚴重性，更削減了盟約的力量。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時候，因爲事實上牠已經祇是一個區域的組織，所以實施經濟制裁，也不能產生效力。到了蘇台頓問題爆發，就算國聯祇是歐洲的組織，想牠來解決該區域以內的事件，已不可能，不得不在國聯之外另謀解決。這顯示國聯的地位愈降低，牠的權力愈衰弱。同時還證明國聯的區域組織不能利用經濟方法作有效的制裁。依事實而論，武力制裁的行使，一定比經濟的制裁更加困難。這樣，我們那能希望區域的組織成爲維護和平的可靠機構。

即使區域組織有設立的需要，劃分起來恐怕相當困難。邱吉爾的建議包括兩個委員會：一個是歐洲的；一個是亞洲的。大約因爲新世界已有一個泛美洲會議存查，所以不必另行設立。但是這三個委員會，能夠包括世界的全部份嗎？南非聯邦隸屬於那一個？小亞細亞各國隸屬於那一個？再把國做單位來說，歐洲委員會裏一定有英蘇，亞洲委員會裏也不會缺了它們。美國或者不參加歐洲委員會，但是亞洲委員會必須有它。這樣看來，劃分既然不易，區域組織裏的重要會員又大都重複。那末爲什麼不直截爽快，努力於組織一個包括所有國家的世界機構。或者有人要說，區域組織容易實現。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國際聯盟除了倡議而沒有參加的美國和一個無關重要的南美小國外，其餘的國家都曾經是牠的會員。而白里安花費了多年的心血，卻不能使歐洲聯合會出現，這是強有力的證例。現在戰事已經蔓延到全球，而人們對於戰後的期望也是普遍的和平，這是創立整個世界組織的最好機會，不該輕鬆放過。

區域組織還有種種很顯著的弊病。(一)就是有了區域組織之後，難免各個組織祇着重本區域的事情，而忽視其他區域，結果弄得各區域不能合作，使野心者有隙可乘。我們知道，「隔岸觀火」的心理往往是國際機構喪失效能的重要原因；採用區域組織之後，便容易產生這種心理。(二)專注重區域組織，不啻是逃避對於整個世界應負的責任。往日美國的孤立主義，曾經受到各方面的抨擊。試問極端的區域主義，又何異於孤立主義？祇不過範圍比較大些，國家不止一個而已。美眾議院多數派領袖麥考梅克說：「余認為和平不可分，區域主義可能引起未來世界之無秩序狀態，而未能使世界更接近全球秩序與禮讓之觀念。」這是一點不錯的。(三)贊成區域組織的，或者曾說世界組織的份子複雜，利害關係懸殊，不容易成事。但是「旁觀者清」。正因為區域組織裏缺乏旁觀者，可以該借重世界組織。如是處理各事，才不會被主觀所蔽蔽，而能夠得到公道和合理的解決；更不易產生包辦或壟斷的惡果。所以這次戰後，我們應當有「四海一家」的態度。凡是一樁事件，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幾個國家，就該認為和全世界有關，共同處理，共同負責。唯有這種積極的態度，才能夠避免以往的錯誤，維持世界和平於不墮。

以上根據和平不可分的原則，闡明區域組織的弱點，以及牠不足以維持世界和平的理由。不過這兒應當聲明，我們並不反對在世界組織中設立各區域的委員會；所反對的是祇設立區域組織，或者着重區域組織而忽視世界組織，或者區域組織剝奪世界組織的職權，以及任何「紅紫亂朱」的方式。周鯁生說：「如果真的有一個規模較大的世界組織存在，那麼太平洋協會應和其他區域組織一樣，隸屬於其下。」這是對的。關於區域組織和世界組織的關係，周鯁生簡單地說：「純屬地方性的事務，應歸區域組織。不過表面上需要世界組織的特種指示和援助者，又屬例外。能影響整個世界利益的問題，如民族或人種的自由，主要原料的分配，侵略者的制裁等等，世界組織應有決定權。所以太平洋協會在對這種問題採取行動前，除採取必要

的準備步驟外，應獲得世界組織的贊助和合作。」這就不能贊同。因為照上面所說的關係，區域組織的職權好像太大；而用了「贊助」和「合作」等名詞，似有使區域組織和世界組織站在平等地位的色彩。何況依照事務的性質來劃分，就是純粹區域性的事務由區域組織處理，在定義方面，又要發生不可解決的困難，終使世界組織成為贅瘤。邱吉爾說：「吾人必須設法使歐洲委員會成爲一種真正有效之聯盟，以一切有關之最強大力量爲其機構，有法庭處理一切糾紛，有國家或國際或兩者均具之兵力，準備執行此等決定，防止侵略之重行發生，以及未來戰事之準備。」這種區域組織的權力顯然是太龐大了。這兩種區域組織的結果，都難免妨礙世界組織的效能。

區域組織的職權應該是怎樣的呢？總括說一句：區域組織祇是世界組織的附屬機關。一方面，牠是諮詢的，牠是建議的。例如世界組織討論某一個表面上看來祇是和某區域有關係的問題的時候，世界組織可以事前徵求某區域委員會的意見，以備參考。或者純粹關於某區域的問題，該區域的委員會可以策劃草案，然後提出世界組織，以謀最後的決定。在另一方面，區域組織是被委派時執行機關。例如某一區域內，兩國發生了糾紛，而這糾紛是地方性的，並且也沒有嚴重的影響；那末世界組織可以把這事件委派牠處理，以便獲得迅速的解決。但是祇有世界機構所交給牠的，牠才有處理的權力，而牠的決定也要得到世界組織的認可。周鯁生說：「關於區域組織和世界組織間關係的詳情，現在還不能作具體的規定，大部要視世界組織的性質及範圍而定。不過如能規定一條簡單的原則，就可以避免法權的嚴重衝突，更使兩組織的共同努力，得一個更好的調整。」這非常切當。所以現任把區域組織和世界組織關係的原則提出來。簡明地說，區域組織的重要義務是調查和研究，除受命於世界組織之外，沒有決定和執行的權力。世界組織是主體，區域組織祇是牠的附屬。這樣，區域組織才有創立的價值，對於世界組織能有可貴的貢獻，而不致使戰後的世界組織，重蹈國際聯盟的覆轍。

委員長在紐約先鋒論壇報上所發表的「新世界之建立」一文裏說：「余深信我輩爲剷除不公道及暴力壓迫而戰鬪之聯合國家，必能成就世界改造的偉業，必能組織有效的國際團體，立刻實現和平及公道，並且同樣急迫的開始將這原則適用於我輩本身，雖使我輩各國有所犧牲而不惜。」又說：「我輩應從同盟及其他特殊作用的團體，進而作有組織的全世界的結合。」這很明顯的昭示我們，應當從區域的團體進而組織全世界的結合；並且要使這個全世界的結合成爲有效的機構，能夠實現和平及公道，就是自己有所犧牲而不惜。目光遠大的政治家，應當有這種大公無私的態度。因爲各國不能爲全人類的幸福而讓步，不願爲公道正義而犧牲，羅斯福總統所倡議的四大自由，決不

蘇俄與同盟國間猜疑之祛除

張君勳

緒論

120161

近日國中報紙載八日路透社莫斯科電云：美國駐蘇大使斯丹德雷於數日前自古比雪夫抵此，今日在招待英、美新聞記者席上稱：「自抵此後，即注意觀察蘇聯報紙能否認識蘇聯現在不僅獲得美國租借物資之援助，亦且獲得美國援蘇委員會及紅十字會之援助。但余迄未見報紙方面之承認。或問渠何以認爲蘇聯政府未將蘇聯所得之援助告知人民。斯氏聲稱：渠等正在國內造成一種印象：即蘇現正單獨作戰也。」美政府爲防止此種談話化爲兩國之誤會，立即聲明斯氏所言，事前未曾通知政府，美總統且否認斯氏之言爲對史達林之直接責備。凡留心國際情勢之人，讀此新聞，無不以爲英美蘇號爲同盟，而開誠佈公之程度，尙有未至。史達林之未出席於卡港會議，更若告人以三國雖在共同作戰之中，猶不免於彼此之疑忌。此其所以然之故，

會實現，和平又要同已往的一樣，祇是準備下一次戰爭的休養時期而已。

所以關於戰後建設中的國際機構問題，我們應該依照 委員長的指示去努力。對於區域主義以及根據區域主義而創立的區域組織，當及早指出牠們的錯誤，解釋牠們不利於真正世界和平的影響，使牠們不至實現。麥考梅克說：「區域主義與現行戰爭之全球性質，不能相容。」而邱吉爾也曾說過：「吾人不能將設立國際聯盟（當然是指戰後的世界機構）之重大工作，稍加擱置。」希望戰後創立維護世界和平機構的重要工作，不要走入歧途。

三二，三，二八渝

遠溯之於一九一七之革命，近求之於開戰前英法蘇之同盟交涉，應借鑑既往，以圖方來之補救者也。

竊以爲此第二次大戰醞釀而成之主因，則猜疑二字盡之矣。何言乎猜疑，西方資本主義之英法，對社會主義之蘇俄之猜疑是矣。蘇俄自革命後以推翻資本主義呼號於世，西歐諸國聞之，惶恐不知所措，各國之共產黨又爲第三國際之支部，而蘇俄政府中個人爲之領導，於是歐洲各國之統治者，羣以與俄攜手爲大權。試問戰前英國政界上，何以有克利佛頓派 (Clerdon's)，專以扶植德國，抑制蘇俄爲事，曰懼俄之心理爲之也。英法聽德之民族社會黨占萊因河，併與大利，吞捷克，將賴德爲反共之重心，以防止紅禍之蔓延，曰懼俄之心理爲之也。俄與法與捷原有互助協定，因張伯倫妥協之態度，以蘇台區拱手授德，使捷克終於淪亡，於是法俄於東西兩方反德之同盟因以破壞，曰懼俄之心理爲之也。西班牙廢王政而立共和，意德兩國謂此